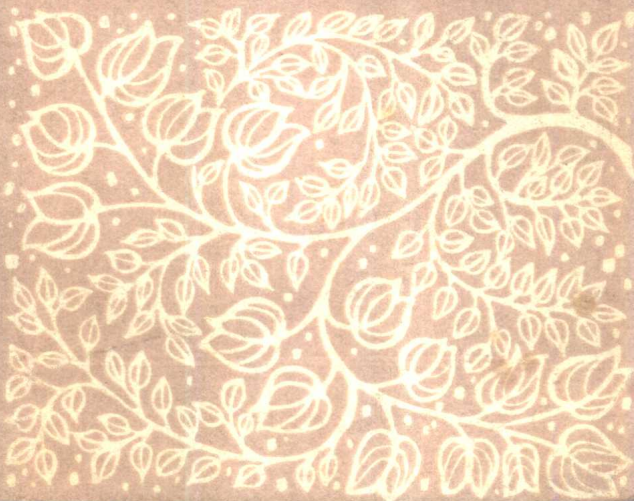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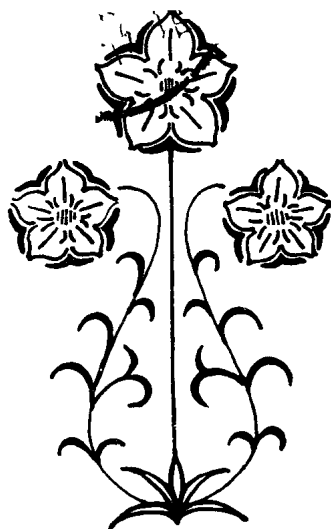
美国
女作家
短篇
小说选

朱虹
选编



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朱虹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5印张 2插页 394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册

统一书号: 10190·117 定价: 1.55元

编者序

本集选收了现当代美国女作家有关妇女题材的小说二十九篇，附同一题材的剧本一个；这类作品现在往往统称“妇女文学”，在当前西方文坛有较大影响。

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始，风行已十年有余，目前在美国文坛仍有很大影响。现在，走进任何一家大一点的书店都有“妇女研究”、“妇女文学”的专柜，图书馆有专门的分类，大学开设了专门性的课程并出版有关“妇女研究”和“妇女文学”方面的刊物，甚至哈佛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当代美国文学导论》还开辟了“妇女文学”的专章……如果不是把文艺流派的定义局限于一定的创作方法而是更广泛地包括题材方面的特点的话，那么，“妇女文学”已成为美国当前文艺中的一个创作流派是确定无疑的了。

大体说来，当前妇女文学的热潮是从六十年代后期女权运动发展起来的。正如女作家琼恩·狄迪安所说：“就在那个令人沮丧的时刻，当时谁也不肯扮演无产者的角色，恰在那时，出现了女权运动，发明了‘妇女阶级’”^①；她在无

① Joan Didion: "The White Album", (1979).

意中透露了这个运动的起因。六十年代将永远作为反战和争取人权的时代而载入史册。随着人权运动的发展，随着黑人社会不平等问题的提出，在一九六三年左右，提出了另一种“二等公民”——妇女——的状况问题。女权运动大体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种是六十年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更靠近官方。一九六一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指令成立一个妇女地位问题委员会，一九六三年，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公诸于世，列举了大量男女不平等的事实。经过几年的斗争，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妇女组织；一九六六年，以女权主义作家贝蒂·佛里丹为首，成立全国妇女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an)算是最有代表性的。另一方面，女权运动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历史渊源来讲，可以说起始于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黑人解放运动。最早的妇女运动便是为妇女争取参加废奴运动的权利而斗争。后来，在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又进一步为普选权而斗争。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女权运动出现过几次高潮，如一九七〇年为纪念妇女获得普选权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就影响很大，一时成为头版新闻；此外还有一九七七年休斯顿举行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也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行销全世界的《时代》周刊在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二年两度为美国的女权运动出版专号和发表专题文章，使它的影响遍及全国甚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当前，美国的女权运动正在采取联合行动争取通过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这也是不久前的美国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共和党里根是反对此项提案的，他的当选被认为是美国女权运动遭到的一个挫折。

美国的女权运动在六十年代兴起当然不是偶然的。战后

美国政府拨款安置退伍军人使他们能够求学或者安家，当时是小家庭兴旺的时代，也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时期。而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反对越南战争和人权运动的影响暂且不论，就美国社会状况本身而言，当时机械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使得广大妇女可以摆脱家务的重担而从事一项职业，然而也恰在这时，生活费用，当然包括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使得女仆在美国一般家庭中绝迹，而大家族又早已解体，维持小家庭和照料孩子的重担完全落在妇女身上。因此就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正当中产阶级妇女好象获得了平等就业机会的时候，美国生活方式本身又迫使她必须呆在小家庭里为消费而奔跑。换句话说，到了六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成为家庭主妇、“消费的奴仆”，要么“同时担当起两项全日工作的不可忍受的重担”。妇女的这种不合理状况十分尖锐、普遍，以至行销上百万份的《读者文摘》杂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把这类既操持家务又有职业的妇女叫作“超级妇女”。美国女权运动的这种社会背景也说明它为什么主要的是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运动，而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妇女则更多地致力于争取整个黑人和少数民族不分男女的平等权利。还有一部分白人妇女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不参加女权运动，譬如女权运动的思想当然包括节制生育的要求，是为天主教所反对的。总之，虽然美国女权运动是随着人权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显而易见，它的规模、意义和影响是不能跟前者相比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运动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小至托儿中心、大至管理国家、具体到同工同酬、抽象到“妇女意识”——也多少反映了美国妇女自己所谓的“不安全、挫

折感与愤怒”，因而同时也多少反映了、暴露了当前美国社会本身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更何况当前女权运动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十分可观，《纽约时报》星期天刊最近还出版了“妇女的政治势力日益增长”的专号。总之，女权运动的影响是个否认不了的现实。早在一九七二年，《时代》周刊在检阅女权运动的成果时就曾说过：“不论如何，现在不能随便把妇女赶进玩偶之家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将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能力，远远地摆脱家务而扩大自己的生活。总之，将来会少一点尿布，多一些但丁”。

* * *

象任何其他的社会运动一样，女权运动不仅产生了妇女文学而且首先产生了一批论辩的著述。这类著述可分为历史的和现实的两部分，共同形成人文科学中的一个新的学科——妇女研究(woman studies)。当前，在社会学、经济学、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学等各个学科都从妇女角度探索了新的研究课题。

在史的方面，不少学者回顾了美国历史上妇女运动的发展以及妇女对创造美国历史所做的贡献。历史学家玛丽·比尔德的一九四六年的旧著《妇女作为历史的动力》^①于一九七〇年重版，是历史方面的兴趣的一个标志。最近又有玛丽·贝斯·诺顿所著《自由的女儿：美国妇女的革命经验一七五〇——一八〇〇》^②出版。此外，当前女权运动的兴

① Mary Beard, "Women as a Force in History" (1946).

② Mary Beth 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an 1750—1800".

起也很自然地推动人们去重新研究和纪念美国历史上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如阿比格尔·福斯特 (Abigail Foster) 及苏珊·B·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 等人。

在思想史方面，当前出版了不少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妇女论述的摘编；这类选本收集的范围之广是难以想象的，有的从圣经开始，包括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培根、霍布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巴贝尔、蔡特金、尼采、弗洛伊德等，当然还少不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乔治·桑、易卜生以及现代的维吉尼亚·伍夫等人。有的这类选本定名为《妇女研究思想史》^① 无异于表明，妇女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关于妇女的研究从来就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部分。

诚然，如有的作者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妇女运动缺乏统一的纲领和策略、缺乏经济方面的理论体系^②，但无论如何，随着运动的发展，还是出版了不少女权主义的著作，提出了美国社会中的妇女状况问题，表达了女权运动的现实要求。在这方面，也要以一九六三年为标志。这一年，贝蒂·佛里丹的《女性之谜》^③ 出版，一般公认这是女权运动的纲领宣言。《女性之谜》一书从揭露美国城市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苦恼入手，提出妇女现实状况的不合理性。作者设想一个男女平等的理想社会——同工同酬以及妇女在教育、就业和政治、经济、法律方面有同样的机会和权利。当然这种改革实际上也包含了社会不以家庭为细胞和妇女不从属于家庭的

① Rosemary Agonito ed, "History of Ideas on Woman" (1977)。

② [英] 朱丽叶·米契尔：《妇女等级》Juliet Mitchell "Woman's Estate"。

③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

思想。但它提出的纲领性要求终究还只是在现存社会结构内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因此，一般公认佛里丹为女权运动中温和派的代表。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则对现存社会基础与结构本身提出质疑，有的主张取消婚姻和家庭、取消强迫教育，如法厄史通的《性的辩证法》^①。女权主义的激进观点可以以雕刻家凯特·米莱特的《性的权术》^②一书为代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性的权术》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里，米勒特指出，男女生理上的区别不足以成为决定男女互相关系和相应地位的因素，而事实上现存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建立在父权制上的，男性掌握着社会的基本功能；因此，米勒特认为，解决妇女问题就得粉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米勒特还抨击了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指出其理论是支持男女不平等的。评论家认为米勒特实际上是从社会学、心理学方面设想了一个没有婚姻与家庭的社会。《性的权术》一书出版后当年就销了四版，《时代》周刊为作者发了封面头像和专题评论，是公认的美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宣言。

在米勒特前后，还有不少女权主义作品，如《女太监》^③。作者日尔曼·格里尔指出美国生活方式迫使妇女承担的装饰品的角色耗尽了她们精力，使得她们既无头脑又自我中心。女权主义的左倾观点则认为家庭是压迫妇女的工具，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堡垒^④。如象当前女权运动中一位重要

①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s of Sex".

②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1970).

③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1970).

④ 见朱丽叶·米契尔：《妇女等级》。

理论家罗克珊·登巴就把妇女运动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因为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结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单位^①。玛吉丽·本斯顿 (Margaret Benston) 从经济学角度对妇女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妇女从事的家庭劳动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因此看上去似乎家庭是男子的劳动维持的，妇女处于从属地位，而当劳动力不足时、如战争期间，女子被吸进劳动市场，无异于从事两项职业，妇女等于是社会的劳动后备军。作者还指出，战后美国社会关于小家庭的理想化宣传实际上是把过剩的妇女劳动力引回家庭的手段。

还有左倾的批评家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等观点来论证妇女受压迫的地位，并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对自己的这种地位没有自觉。对父权主义社会的抨击还延伸到神学方面，有人指出整个基督教神学也是以男子为中心的。一九六八年出版的《生来就是女人》^② 检阅了女权运动的始末，列举美国社会为压制妇女而必须在社会、道德和人格方面付出的代价，指出美国社会本身也是男女不平等的受害者。

除著述之外，妇女研究还产生了许多刊物，各州妇女组织往往都有自己的刊物，如宾州史普林费尔德的《阿芙拉》^③、

① 见《妇女解放——社会革命的基础》(Roxane Dunbar, "Female Liberation as the Basis for Social Revolution", 收入 "The New Feminism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② Caroline Bird, "Born Female"。

③ 由英国十七世纪女作家 Aphra Benn 得名。

巴尔铁摩的《妇女：一个解放的期刊》^①以及华盛顿的《自己的一把扫帚》^②。此外，各大学还有学术性期刊。

妇女研究的水平还可以从一个刊物《标志》的发展略见一二。一九七四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美国社会学评论》出了一期妇女问题专号：“变化中的社会、变化中的妇女”。出版后极受欢迎，这就促使有心人看出应该出版一个专门性的关于妇女研究的刊物；她们认为，妇女运动必得有个学术性刊物才能立住脚跟，《标志》(Signs)就这样诞生了。出版后销路很好。第一任主编是巴尔纳学院的加瑟琳·R·史丁卜逊教授(Katherine R. Stimpson)，现在《标志》的编辑部转移到史丹福学院的妇女研究中心。《标志》在历史、经济学、人类学等各个方面发表的文章使得妇女研究获得了学术方面的权威性。当前，它还致力于把讨论的范围从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扩大到黑人和少数民族妇女的问题。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形成一个女权主义的理论体系；它提出“能不能形成一套女权主义的批评？即不是指妇女写的批评而是另一套批评标准。能不能形成一套女权主义的哲学？或一套女权主义的历史观？”这是《标志》雄心勃勃要达到的目标。妇女研究的发展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最近的纽约时报在教育专栏里又详细报道了妇女研究在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的进展。大学中的妇女研究是十余年前开始出现的，由加州的圣地耶各大学首创，接着有几座大学

① “Woman, a Journal of Liberation”.

② “A Broom of One's Own”，套用维吉尼亚·伍夫的散文篇名《自己的一间屋》(“A Room of One's Own”).

设了几门课，在当时人们不是说它琐碎就是说它太政治化。而现在各大学关于妇女研究的课程有两万门之多，其中有六百座大学每年都开出二十五门妇女研究的课程，还有许多大学建立跨系科的妇女研究中心。当前一个新的趋势是努力打破妇女研究的专门性，在传统的课程当中注入妇女研究的成果。妇女研究“通讯”的主编，弗洛伦斯·豪(Florence Howe)教授说：“有关妇女问题的出版物之多简直是爆炸性的，再想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当前的研究显著地打进了传统的学术领域。社会科学从此变样了”^①。

不论我们怎么样评论妇女文学，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促成了学术研究重新发掘和评价文学史上女作家的作品，批判过去文学史对女作家的贬低与忽略^②。当前，关于美国文学史上著名女作家，如伊迪斯·沃尔顿、威拉·凯瑟、艾伦·格拉斯格等都出版了不少传记、评论等，她们的作品都有新版大量发行。还有些作家被重新发掘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十九世纪末的凯特·肖班。总之，对美国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发掘是当前空前热门的一项行业。譬如说，仅一八二〇至一八七〇年，这五十年间的妇女题材的作品被发掘出来的就数不胜数，目录已编辑成册。

女权运动和妇女研究促成了妇女文学几个不同方面的发展，即在创作方面、批评方面和史的研究方面。

① “纽约时报”1980年，12月2日。

② 见玛丽·艾尔曼：《思索妇女》(Mary Ellman: “Thinking About Women”) (1968)。

研究评论所达到的规模是十分可观的。一九七六年出版了第一部《文学中的妇女：七十年代批评》收入了关于妇女文学评论、著述的目录索引，一九七九年又出版了续编。除此之外，许多刊物和学会还单独编辑有关妇女文学研究评论的专门性刊物和目录索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泽西州路特格斯大学出版的《妇女与文学》半年刊。以发表女作家的创作为主的刊物是《自己的一间屋》^①，此外各个主要文学刊物都注意刊登女作家的作品。素以“作家访问记”吸引读者的《巴黎评论》也采访了代表性女作家，如奥茨、狄迪恩等人。而在各大学开设的妇女研究的课程当中，又以文学的课目占的比重最大。总之，美国的妇女文学不仅在创作上是一派，而且在研究方面也构成一家了。

妇女文学的研究评论要形成体系、要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必得建立理论和批评标准。妇女研究围绕的一个中心观念是“妇女意识”，妇女文学的批评标准也还是“妇女意识”。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横跨国界、种族和社会存在的抽象概念；现代概念中的“妇女意识”首先由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德·包伏阿尔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社会学著作《第二性》^②中第一次从存在主义观点提出来。作者超越了通常关于妇女问题的性心理分析的或社会学观点，而是把女性作为一个屈从于男性的集体来考察，认为她们在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斗争中不是主体而是“另一个”、不是主动追求稳定的自我，而是通过屈从达到自我。《第二性》一九五三年在美国

① “A Room of One's Own”。

②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出版，六十年代女权运动兴起后被引为这个运动的精神指导。后来的美国女权主义著作如玛丽·艾尔曼的《思索妇女》、凯特·米勒特的《性的权术》等书都发挥了西蒙·德·包伏阿尔的基本思想观点。再后又有蒂丽·奥尔逊的《沉默》^①和阿德里安·里契的《谎言、秘密与沉默》^②，它们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妇女意识问题。

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观，实际上最早是英国现代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夫在著名的演说(后来发表)《自己的一间屋》^③中提出来的，她虽然没有用“妇女意识”这个词，但她第一个指出，妇女的特殊生活条件决定了她在观察世界和分析性格方面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又决定她在创作中最适合采用的体裁；其次她又提出应该创造一种女性的文风；所有这些实际上是在摸索着创造一种有自己的特点的妇女文学，至今，这还是当前妇女文学在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耶鲁大学的斯帕克斯教授所著《女性的想象》^④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尝试，她的副标题是：《关于妇女的作品的一个文艺的和心理的调查，借以论证女作家的性别本身如何影响她的想象》。作者通过作品和生平材料试图证明撇开社会的影响不论，妇女的特殊感受方式就直接造就了妇女的特殊表达方式。伊丽沙白·哈德威克的《诱惑与出卖》^⑤论文集也着重从女性心理的角度解释女作家的作品。此外，近年来陆

① Tillie Olson, "Silences" (1978)。

② Adrienne Rich,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s" (1979)。

③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1929)。

④ Patricia Meyer Spacks, "The Female Imagination" (1975)。

⑤ Elizabeth Hardwick, "Seduction & Betrayal" (1970)。

续出版的《现代英国小说中的妇女意识》、《女权主义小说中的疯狂与性的权术》、《楼阁中的疯女人》^①等都是以“妇女意识”为中心的文艺批评的尝试。以“妇女意识”为轴心，还有不少评论抨击了历来文艺中对妇女形象的诋毁，指出西方文学史中关于妇女的描写存在着某些类型，如“贞节的”、“性感的”、“解放的”，还有“狐狸精”、“色情狂”、“女神”、“女人”等等程式化的角色^②。她们指出，这种歪曲丑化的妇女形象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反映到文艺中的结果；有的评论说“人们勿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知道，妇女在经济方面被剥削，而文艺则鼓励了她们的屈服性，有助于这种剥削”。

当前，批评家把这种女权主义的文艺放到现代美国文艺批评的背景上去评价，说它与现实紧密结合，有战斗性，属于三十年代左倾的文艺批评传统，正如女权运动也从来跟历史上的其他激进运动相联系；而历来的形式主义批评都是轻视妇女的。

总之，正如苏珊·考尼庸(Susan K. Cornillon)在她编的《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书序言中所说的，从“妇女意识”出发的文艺批评、文艺欣赏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从此以后“人们——男人和女人——都将用新的眼光理解文艺，这

①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Madness and Sexual Politics in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② 见C·G·沃尔夫：《文学中程式化的妇女形象》(Cynthia Griffin Wulff, “A Mirror for Her, Stereotypes of Women in Literature”) (1972)。

是女权运动开拓的”。

当然，这不是说，从“妇女意识”角度的文艺批评是适用于女作家的唯一批评方法。事实上，最近出版的斯帕克斯教授和麦克雷夫教授所编的两本《女作家评论选》都收入了不同批评流派关于一些代表性女作家的评论，有的从“妇女意识”、女权主义的角度，有的从社会学角度，还有的仅从“纯”文艺的角度。但是，正如斯帕克斯教授在她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关于女作家研究评论的发展，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文艺批评中的根本问题，即作家的社会存在、思想意识与创作的关系问题。即斯帕克斯教授说的：“意识形态在小说中的地位如何？在评论作家的艺术时需要同时评论她的说教吗？批评家的个人信仰影响他对文本的理解吗？”因为只有形式主义的批评才完全忽略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对创作的影响，所以，也可以说“妇女意识”角度的批评还多少是属于历史主义和社会学观点的批评。当然，这股热潮还不限于美国作家，如英国的简·奥斯丁就被推崇为文学史上第一个表现妇女意识的先驱。一般公认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第一次暗示了一种妇女意识的存在”。几乎被人遗忘的英国十七世纪女作家阿芙拉·班也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位在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卖文为生并主张性解放的女作家，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曾被维吉尼亚·伍尔夫捧过一阵，近年又在女权运动的热潮中获得新生。现有两部她的传记相继出版，报刊上多见评论，连只登要闻的《新闻周刊》也发表长篇书评，详细介绍她的一生，但主要不是把她作为作家，而是当作表现“妇女意识”的先驱。法国的乔治·桑、柯莱特也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更不要说英国的勃朗特姊妹、多丽思·莱辛等人。总

之,以“妇女意识”为主线,对过去文学史上女作家的研究在当前妇女文学的热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所谓“妇女文学”不仅指当前女权运动中产生的作品,而且要追溯到更早的根源,一般从十九世纪后期算起为第一代,以二十世纪以来到五十年代的作家为第二代,当前的,特别是女权运动中涌现的作家为第三代。只不过,第二、三代之间的界限有时难以划分。

当然,描写妇女的文艺不仅出自女作家的手笔,就以美国现代作家而论,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束玫瑰花》在描写妇女的短篇小说中可谓登峰造极,尽管女主人公从未露面。另一方面,也有极有成就的女作家,不以描写妇女为主,如美国现代戏剧家丽莲·海尔曼,也不被划入妇女文学之列。此外,尽管如前所述,妇女文学的存在已成为一个现实,但是,从严格文艺学的意义上说,究竟有没有一种妇女文学的类别,在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异议主要来自一部分男学者^①。不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当代文学导论》有关“妇女文学”的专章中列举托·斯·艾略特当年不承认英语中会有一种美国文学单独存在的旧话作类比,暗示不承认妇女文学的独立存在,将来也会落为同样的笑柄。

第一代妇女文学的代表作家是伊迪斯·沃尔顿、艾伦·格拉斯格、威拉·凯瑟,还有后来居上的凯特·肖班。她们都比较有意识地描写了妇女的境况和心理,艾伦·格拉斯格

^① 在抨击妇女文学的作家、批评家当中,突出的有诺曼·梅勒和厄文·豪,见梅勒的《性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Sex”)和豪的文章《凯特·米勒特的中产阶级的头脑》(“The Middle Class Mind of Kate Millet”).